



西夏学 第5辑 2010年9月

Xixia Studies, Sep. 2010, Vol. 5

《禅源诸论集都序》的西夏译本

聂鸿音

摘要:唐代沙门宗密的《禅源诸论集都序》是最重要的禅宗思想史文献之一,本文研究的是1909年在黑水城遗址出土的一个西夏文译本。尽管译者对中原传统典籍的理解能力不尽人意,但当时翻译所据的底本毕竟比现存的所有本子都要古老,可以用来校订通行汉译本的许多讹误。

关键词: 禅宗 宗密 西夏文 禅源诸论集都序

《禅源诸论集都序》是唐圭峰山沙门宗密(780—841)为其所编《禅源诸论集》而写的一个长篇序言。¹《禅源诸论集》是当时所见佛教禅宗文献的汇编,时人称为“禅藏”,原书久佚,²只有序言保存至今。这篇序言初作二卷,后来因篇幅过大而被分为四卷,其中详细论述了禅宗“教禅合一”的义理及各个流派分支,从古以来就被视为最重要的禅宗思想史文献之一。

西夏文译本《禅源诸论集都序》(磁铜磬樊并镣守)1909年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今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著录最早见于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³不过当时误把几种相近而不相同的书认作了一种。1977年,西田龙雄对书题做出了正确的判断,⁴对诸本形制及保存情况的详细描述则载于克恰诺夫的《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⁵2009年,张佩琪据所见文献照片对相关的几种著作首次进行了全面介绍,

1 圭峰宗密事见《景德传灯录》卷13,《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第305~308页。

2 《禅源诸论集》卷101,初见《唐书·艺文志》著录,全书在道原于1004年编写《景德传灯录》时已不见传本。

3 З.И.Горбачева и Е.И.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стр.108,145.

4 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第3册,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1977年,第26页,第091号。

5 Е.И.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стр.465~466, 610~611.

并着重研究了其中的《禅源诸论集都序科文》。⁶本文试图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蒋维崧、严克勤二位先生上世纪末在圣彼得堡拍摄的照片对西夏译本《禅源诸论集都序》的本文进行初步探索,并指出这个西夏译本在校勘汉译本方面的价值,目的是为中国佛教史和翻译史研究提供参考。

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拍摄的照片来自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 ИИВ.No.735 和 ИИВ.No.800 两件刻本,原件 22cm×14 厘米,天头 5 厘米,地脚 2 厘米,6 行 13 字。这两件刻本系出自同一套雕版的上下卷,大约就是考虑到这一情况,克恰诺夫在 1999 年将它们合并著录为 735 号。该书正文存 100 个蝴蝶叶(克恰诺夫记作 99 叶),其中 735 号为卷上,凡 80 叶,保存完好,并有蓝布护封;800 号为卷下,残存 20 叶,即第 16 叶左半至第 35 叶,内容相当于汉译本的“有称理顿说,有随机渐说”至“真有不不变随缘二义,妄有体空成事二义”。

我们看到,俄藏本卷下那一册是普通的蝴蝶装,而卷上那一册则是在蝴蝶装的基础上又加了线订,不但版口无法看到,而且有些叶面靠近版口的那一行也被订在了里面。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无论是卷上还是卷下,装订后的叶次都是错乱的,也就是说,除了偶然的巧合以外,原件中的纸叶都没有处在正确的位置上。通过与汉译本对读可以看出,西夏本装订的错乱似乎还有某种规律,即经常都是以三叶为一组形成的。下面是卷上前九叶的正确次序和原装次序的对照:

正确次序: 123456789

原装次序: 321654987

再看卷下现存最后八叶(28—35)的正确次序和原装次序的对照:

正确次序: 2829303132333435

原装次序: 1615141918172120

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当时工匠的具体操作步骤,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现在这个样子应该不是书籍最初的面貌,而一定是书叶脱胶散落又经后人重新装订的结果。另外,从事装订和负责质量检查的人员一定不认识西夏字,这两卷书在重装完成后也一定没有人读过,因为书叶次序错乱到如此地步会让每一个读书人都感到不能容忍。由此我们想到,黑水城出土的这两卷书尽管刊印时间不明,但应该是个年代很晚的重装本,那次重装很可能只是寺院定期整理书库时的例行公事,而并非针对这部具体的书。

二

与一般的通俗佛教著述不同,宗密的《禅源诸论集都序》写得颇具文采,与之相映成辉的还有卷首所附唐绵州刺史裴休为这篇序言写的序言。毫无疑问,如何再现文章中精深的佛家义理和典雅的语言风格,并使之构成完美的统一,这是对西夏译者的极大考验。

应该说,在我迄今读过的所有西夏文佛教著作译本中,《禅源诸论集都序》是译得最为出色的一部。译文充满了对佛理的准确诠释和对中原骈俪文体的传神模拟,这表明译者必是深谙佛典和汉、夏语言文学的高端人才。不过与他的禅学功底相比,西夏译者关于中原传统

⁶ 张佩琪《初探夏译〈禅源诸论集都序〉及〈禅源诸论集都序干文〉》,西夏语文与华北宗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2009.12。今按,传统上译作“干文”的那两个西夏字在这里实应译作“科文”,指分析佛教原著段落结构的著作。

典籍的知识就显得大为逊色。我们看到，译本对原书双行小注的翻译水平明显不及正文，这无疑反映出译者对注解中屡屡出现的中原典故不够熟悉。下面略举几例。

裴休叙“吾丁此时，不可以默矣”注：“仲尼删《诗》、《书》，正《礼》、《乐》，皆不得已而为之。”⁷这里面的意思是说，孔子处在春秋时代动荡的政治环境下，只能寄希望于通过修订典籍来恢复周朝初年的国家制度。可是西夏却译作：“竭睇京蓬纒指落，圣箕蛙丑綯怖。”[孔子重修俗文者、为兴盛礼乐也。]显然，译者不但把孔子修典的目的曲解为要使礼和乐在当时得到进一步的发扬，而且似乎根本就没有看出原文的“诗书礼乐”是四部书的名字。⁸

裴休叙“振纲领而举者皆顺”注：“《荀子》云：如振裘领，屈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按本句原出《荀子·劝学》“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杨倞注：“言礼亦为人之纲领。挈，举也；诎，与屈同；顿，挈也。顺者不可胜数，言礼皆顺矣。”原文的意思是说治理社会风气应该从“礼”抓起，抓住了“礼”就像弯曲手指抓起了皮衣的领子，下面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可是西夏却译作：“《仲蠖》裘铜：沪氩孙嘻汝癥藪城，蕞箍瘡八，餽槽鍛魏瘰妒。”[《荀子》云：如以五指振裘领，直正皆安，又顺合亦谓道。]几乎不知所云。

裴休叙“据会要而来者同趋”注：“《周易略例》云：据会要以观方来，⁹则六合辐辏未足多也。”按本句原出《周易略例》“处璇玑以观大运，则天地之动未足怪也；据要会以观方来，则六合辐凑未足多也”，邢璣注：“天地虽大，睹之以璇玑，六合虽广，据之以要会。天地之运，不足怪其大；六合辐凑，不足称其多。”可见原文的“辐辏”仅仅是“四方汇聚”的比喻说法，“未足多”与“车轴”并无关连，可是西夏却译作：“《成饼》裘铜：蔻扼礼瞭息粮甍城，泪否瘡萼，沪芮礪距堡。”[《周易》云：若据会要以观一方，则六合辐辏，如车轮之轴。]显得极其乏味。

宗密序正文“荷泽洪州，参商之隙”。按汉语“参商”为二星名，喻指永不相逢，所谓“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此处指禅宗的“荷泽”和“洪州”两派教法彼此间有极大的差别，可是西夏却把“参商”译作“綽娜”[仇敌]，大误。

事实上在处理这些注释的时候，西夏译者一反对正文文字斟酌的严谨态度，开始跟读者“打马虎眼”了。除上面举的例子之外我们还看到，裴休叙“莫不提耳而告之”注引《诗·大雅·抑》“耳提面命”典故、“指掌而示之”注引《论语·八佾》“指掌”典故，均被西夏译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简化，“腹而拥之”注引《诗·小雅·蓼莪》“腹我顾我”典故甚至被译者全文删去。应该说，如果西夏译者只是删除了原著对汉字的音义训解，¹⁰那么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大幅度地简化原著中的典故，似乎就只能说明译者对自己理解中原古籍的能力缺乏足够的信心。当然，党项知识分子研读中原古书的能力不强，这也许是当时西夏国内普遍存在的问题。¹¹

三

7 本文参照的汉文本《禅源诸论集都序》见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册，第398~413页。引用时对原文的标点有改动。

8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其他文献表明有些西夏译者懂得使用《毛诗》、《尚书》、《礼记》这些书名。参看聂鸿音《西夏本〈经史杂抄〉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9 会要，当做“要会”。

10 例如裴休序“情随函矢而迁变”注释中有“函字《唐韵》从金，函者，铠甲也。《周礼》函人为甲，即造甲之人”，又“据会要而来者同趋”注释中有“趋字，平声呼之”，这类文字译成其他语言后就变得毫无意义，所以均被西夏译者略去。

11 参看聂鸿音《西夏译〈诗〉考》，《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

从文献学角度上看，这个西夏本有一个最突出的价值，即它所据的翻译底本比现存的所有本子都要古老，可以用于汉译本的校勘。以通行的《大正藏》本为例，我们都知道其中存在一些仅凭自然语感就可以发现的讹脱，但是按照传统的古籍整理原则，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不得妄改，于是校勘者经常不得不将其原样保留下来。¹²现在，西夏译本可以认为是为校改这些讹脱提供了直接的、决定性的证据。下面略举几例：

卷上裴休叙“自如来未尝大都而通之”。按原文于理不通。上文双行小注有“自世尊演教至今日，会而通之”，则疑“如来”下脱“演教”二字。考西夏译本有“伺窺絳磧铜曠駁，息伺并劲麓丑挡繫”[自如来演教，未尝大都而通之]，正作“如来演教”，汉译本可据补。

卷上“自未解脱，欲解他缚，为法忘于躯命，悯人切于神情”注：“亦如《净名》云：若自有缚，能解他缚，无有是处。然欲罢不能验，是宿世难改”。按双行小注位置舛误，当依西夏译本移至“自未解脱，欲解他缚”之下。

卷上“禅门言教，亦统唯三宗”注：“各在丁文别释。”“丁”明显为“下”字形讹，前人已予指出。西夏译本作“坊號遂裘订藻紕虺”[各在下文别释]，可证。

卷上“心真如是体，心生灭是相用”。依格律则“体”下必脱一字。西夏译本作“綢窺始落摺縵佈，綢縵待落贴痒佈”[心真如是体性，心生灭是相用]，则当据补“性”字。

卷上“或云悟修皆渐，或云皆顿”。依格律则“皆顿”上必脱二字。西夏译本作“藏论籍烏舉蕪妒，藏论籍烏舉蕪妒”[或云悟修皆渐，或云悟修皆顿]，则当据补“悟修”。

卷上“今且先叙弹宗”。“弹”明显为“禅”字形讹，前人已予校正。西夏译本作“罽囊簪聒戍磧虺”[今且先叙禅之三宗]，当据改。

卷上“受五道苦乐等身，三界胜劣等处”。依格律则“三界”上必脱一字。西夏译本作“氤瘴蚩疤弛羸栏，戍揉監伦弛唐毯”[受五道苦乐等身，生三界胜劣等处]，则当据补“生”字。

卷上“谁修戒施？谁生人天(知苦集也)¹³？遂不滞心于三界有漏善恶(断集谛也)，但修无我观智(道谛)，以断贪等，止息诸业，证得我空真如，得须陀洹果，乃至灭尽患累，得阿罗汉果(灭谛)”。从“断集谛也”一条注释推测，其中“苦集”、“道谛”、“灭谛”三处注释必有讹脱。西夏译本作“瞶涸妹籍？瞶練雲毯(蚩窺縵佈)？藹綢窺蹠戍揉缺搓界履毋綢簪潜鱗(并窺茫佈)，翽簪咩蛙篋籍，嘻(瘵窺籍佈¹⁴)總殆弛聒愆茫，磁急楷待，簪釋窺始虺，缺綉富驾笏，磧維逗店待縵，庆茸嘴驾笏(待窺縵佈)。”[谁修戒施？谁生人天(知苦谛也)？遂不滞心于三界有漏善恶(断集谛也)，但修无我观智(修道谛也)，以断贪等，止息诸业，证得我空真如，得须陀洹果，乃至灭尽患累，得阿罗汉果(证灭谛也)]，当据校补。

卷上“但各是众生无始已来法尔有八种识”。按“法尔”无解，当作“原本”。西夏译本此句作“翽餅毯簪咩磧絳磧母簪葉璽盼罽”[但众生无始已来原本有八种识]，可证。

卷上“《解深密》等数十本经”。“数十”二字误倒。按《解深密经》五卷为唐玄奘译本，此前另有求那跋陀罗译《相续解脱经》一卷、菩提流支译《深密解脱经》五卷、真谛译《解节经》一卷，注疏则有圆测《解深密经疏》十卷、道伦《解深密经注》五卷、令因《解深密经疏》十一卷、玄范《解深密经疏》十卷等，总数相加，似仅得“十数本经”。西夏译本作“《身绕论》弛灯父膀曠其”[《解深密》等十数本经]，是。

卷上“心如墙壁”。按古今并无此等比喻，其间必有讹脱。考西夏译本作“竈保竈堡，綢斥脩堡”[身如墙壁，心如死灰]，于意完整。当据改。

12 基于《大正藏》本的校点本近有邱高兴校释的《禅源诸论集都序》(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原书取镰田茂雄校译本对勘，并略加注解指明典故来源。下文提及本书校正时均称“前人”。

13 圆括号中的文字原作双行小注，下同。

14 此四字小注当在“籍”字之下。

卷上“四祖数十年中肋不至席”。“数十”当作“六十”。按中土禅宗四祖即道信，《景德传灯录》卷三谓其“肋不至席者仅六十年”。西夏译本正作“淮吨礪祇魏泪灯翠紫嶼措挡繫”[四祖六十年中肋不至席]。

卷上“此上一教，据佛本意虽不相违”。按“一”当作“二”，指上文所论“密意依性说相教”及“密意破相显性教”，前人已予指出。西夏译本作“藹籀舉矚”[此上二教]，可证。

卷上“今时学浅之人，或只知离垢清淨、离垢净解脱”。据文意及格律，则“离垢净解脱”衍“净”字。西夏译本正作“肚機拒賺”[离垢解脱]，可证。

卷下“及溺贪爱之水等者”注：“即《华严》所说‘学小乘者，法华会中还须授记’”。按“华严”当作“法华”，即西夏所译“键慈”[莲华]。下文言及“法华会”一事，实出《妙法莲华经》。

卷下“为求大乘者说六波罗蜜”注：“此上三车，皆是宅中指云在门外者”。按“宅”上脱“火”字，此所谓“火宅导迷”譬喻。西夏译本作“藹戍芮落，瘡莊縵科耳質禍瘡旺筭纒怖”[此三车，皆是火宅中指云在门外者]，可证。

卷下“皆令安住秘密藏中”注：“《法华》且收二乘”。“二”当作“三”，前人已予指出。西夏译本作“《键慈矚其》裘贝戍菴耳梁”[《法华经》且收三乘]可证。按上文以羊鹿牛三车譬况，典出《妙法莲华经》卷二。

卷下“谓本来未曾觉悟，故说烦恼无始；若悟修证，即烦恼断尽，故说有终”，从上文“故说烦恼无始”可推知“有终”上必脱二字，西夏译本作“逗店蓑搓”[烦恼有终]，则当据补“烦恼”。

四

经取西夏译本对校可知，通行汉译本《禅源诸论集都序》里还有一些讹脱，只不过我们不敢保证基于西夏译文的构拟结果与汉文原本一字不差，所以仅能用为将来校补的参照，一时还不好视为定论。下面是一些典型的例子。

卷上裴休叙“答曰：佛于法华涅槃会中亦已融为一味”。西夏译本“答曰”下另有一段，作：“窺緞籀戍菴紕硯硯铜，纓欵耳并，挨瘰沕簧(戍灯翠抬闌城，藏菴命铜，藏穉矚铜，藏贴矚铜，藏縵矚铜，藹豚汕订藻戡瞭息菴论纓，订镣籀麓。淮灯翠筭粮翻珊嫉砂，戍菴耳礼，汾塘縵維，挨縵息叛丑。籀欵矚箕藹堡怖)”[如来先说三乘之别，然后会之，乃成一道(三十年前，或说小乘，或说空教，或说相教，或说性教，闻者以本派解之，自不得都而通之。四十年后坐崛山，乃会三乘，至慈氏国，明其一性。前后教法如此)]。知通行汉译本有脱文，当可参照补足。

卷上“况迦叶乃至鞠多，弘传皆兼三藏。提多迦已下，因僧诤律教别行；罽宾国已来，因王难经论分化。中间马鸣、龙树，悉是祖师”。西夏译本间有双行小注，“迦叶”下注“第一祖师”，“鞠多”下注“第四祖师”，“提多迦”下注“第五祖师”，“马鸣”下注“第十二祖师”，“龙树”下注“第十四祖师”，似当分别据补。

卷上“礪弘其宗，礪毁余类。争得和会也”。西夏译本“争得和会”上有“欵嶠少宸嶼香亂縵，娑欵蓑蓑商藹蒜”[后学著见执言颠倒，渐渐次第相背]，则汉译本此处有脱文。

卷上“所在皆有佛经，任学者转读勘会”。西夏本句末有“窵帛吞八”[有何不妥]一句，似当据补。

卷上“渐修即是烦恼未尽”。考西夏译本作“藹籀妒落恣啤蒜。藹籀昧妒，窵逗店挡縵”

[谓渐修者无涯。既谓渐修，则烦恼未尽]，据此则汉本有脱文。

卷上“欲识传授药病，须见三宗不乖，须解三种佛教”。考西夏译本作“**躡稟栏肆總盼瞭，窳耳絹戊礪箐鎔乱际；戊礪箐鎔乱际，窳耳絹戊礪續曬论际**”[欲识传授药病，须见三宗不乖；欲见三宗不乖，须解三种佛教]，于意完整。据此则汉本“须解三种佛教”上似当补“欲见三宗不乖”六字。

卷上“故同唯识之教，既与佛同”。按汉译本意义不完整。西夏译本作“**藹堡昧佈，窳翺盼曬鼓笛；翺盼曬鼓笛，窳續礪铜曬佈**”[既然如此，则同唯识之教；同唯识之教，则与佛同]，可参照校补。

卷上“全称达摩之宗，又不显即佛之旨”。西夏译本作“**稟籃曬落笈腓萇謀礪佈昧妒纓，餅毯續佈佬落箐板**”[所传之教虽全称达摩之宗，然不显众生即佛之旨]，可参照校补。

卷上“渐门禅主及讲习之徒每闻此说即谤云‘拨无因果’”。按“拨无因果”无解，且与下文相连意义不完整。西夏译本作“**蕃禪沕簧，翺驾咩蒜，稍乱佈妒**”[即是断空，则无因果，是为邪见]，似当据改。

卷上“于诸众生无少利益”注：“喻迷时都不得其用，与无不别”。西夏译本作“与无不别”上有“**窳埠楞摹搓**”[则虽有少许]五字，于意较长，似当据补。

卷下“其化仪，顿即总摄三般”。按汉译本句义不完整。西夏译本作“**焊瞪篋瞭，蒼息璽嘻藹戊璽瘡梁**”[逐其化仪，顿一般即总摄此三般]，当可参照校改。

卷下“但是渐教一类，不摄《华严经》等”。《“华严经”等》西夏译本具作“《**鍵測**》、《**續餅**》、《**伺肅**》、《**柏瑞涅緹**》**弛晒其**”[《华严》、《佛顶》、《圆觉》、《金刚三昧》等经]，似当据补。

卷下“《圆觉经》中‘观行成时，即成佛道’”。据西夏译本则下脱一句：“**《**筋續餅晒其**》**裴铜**‘盼疲特，窳網灯睫父，蒼窺絨謀例册踩砸答妒’**”[《大佛顶经》云：“识阴尽，则速超十地，顿入于如来妙庄严海”]，原文当出自《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一〇：“识阴若尽，则汝现前诸根互用。从互用中，能入菩萨金刚乾慧。圆明精心，于中发化，如净琉璃内含宝月。如是乃超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心、菩萨所行金刚十地，等觉圆明，入于如来妙庄严海。”

卷下“然始同前二教中行门，渐除凡习，渐显圣德”。按原文不通，其中“惭”字明显为“渐”字形讹。西夏译本作“**籀舉曬裴铜‘京蒺蓑蓑愞，綃篋蓑蓑艱妒’**鼓箐笛****”[然不同前二教中“渐除凡习，渐显圣德”]，当参照校改。

卷下“唯叙《华严》处一行半，是以经题显佛意，非佛本语也”。按此以注释误入正文，且有讹脱。西夏译本双行小注作“**籀顛《**鍵册**》**禡耳鞘裘筋縻絨曬揉母瘡礪續儉氫母維挨津曖落，晒其息介嘻續佬焦板丑，吞纓礪母續禡昧筵****”[上叙《华严》所言自‘大方广法界’至‘成万德佛果’一行半，是以经题显佛意，非佛本语也]，当参照校补。

卷下“性觉宝光，各各圆满”。西夏本下有双行小注“**《**筋續餅晒其**》**裴板迷窺搓****”[《大佛顶经》现有明文]，似当据补。

参考文献：

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等《大正新修大藏经》，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年。

聂鸿音《西夏译〈诗〉考》，《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

聂鸿音《西夏本〈经史杂抄〉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邱高兴(校释)《禅源诸论集都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

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第3册，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1977年。

张佩琪《初探夏译〈禅源诸论集都序〉及〈禅源诸论集都序干文〉》，西夏语文与华北宗教文

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2009年。

З.И.Горбачева и Е.И.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Е.И.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作者通讯地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